

錢塘勞宗發錫山甫重修

邑人王今遠用晦甫編輯

墓誌表

太學生聶鑑墓誌銘

濟南

李攀龍

提學副使

公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子人也蓋曾大父士誠始遷曲周
爲大父文以高年起民間賜爵一級父景岩爲郡功曹時
則生公也公爲兒時嘗問母郭氏卽兒年及母母奚若哉
曰是時爾將以蘖糲掩我地下矣公卽號泣終日不嬉戲

也弱冠以貫入爲太學生蓋兄事唐山馬健弟畜渭南李文進之屬相與抵掌言天下事矣識者以謂卽以茹疆仕何國家不可爲也及被徵詣京師則又見今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熾趣以得人情憐憐焉猶日懼以冒干罪咎無不包藏機心狙伺事會此非夫色厲而內荏者耶吾卽何異於鹿豕又安能效騏驥踟促羶下乎將仗尺箠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意哉初豈願以其賞賈禍也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公性好施于卽母外孫趙氏者母襁褓之功也亦嘗以謂公曰此其田二陌歡趙氏何憂孤乎公生參

治丙辰六月二十日於嘉靖癸丑閏三月六日卒男子三人女子三人以卒之年九月二十七日葬曲周之楊固原以余觀於以茹山居耕田而得食不資羽儀矣起而爲吏身諛佞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爲污辱哉用居上爲右試官又恐比周賓正爲姦觸大罪怨及朋友諛佞安可爲也念爲婞直奉法不阿動忤衆枉行危而毀成婞直安可爲也是則以茹哉銘曰君子之屯以保其身有孚於哲人兮

山西左布政秦公吉士墓誌銘

邑人 陳于陞 尚書

方伯秦公輓卒兄員外君蘭坡走書陳子曰惟君與余弟

爲筆硯交相善也墓中石敢以爲托嗟乎余於方伯昆弟
同里友生惟是子輿子桑之誼敦以白首而化者固先偃
然嗚乎其能以不文辭公名吉士字曰子敬蘭臺號也贈

翁諱瀛母周宜人生員外及公公生十歲而贈翁卒員外
甫弱冠公成童髮未束也出就塾能體太宜人意兄弟刻
苦共相切劘居久之領辛酉鄉薦甲子員外君亦舉孝廉
次歲兄弟與計偕而公遂登進士第初授寧陽知縣考績
治平第一徵爲吏部主事部使者薦牘曰流移復業逋賦

一清傳絕炊爨長

實也在銓政五年歷員外

晉郎中乙亥叅湖廣政戊寅按察山西庚辰轉本省右布政未任晉左布政山西爲京師右膏雲中雁門北近邊俗勁而窳風土寒民保聚畜牧任俠喜爭而河東上黨則古冀州也有唐魏之遺織嗇精心計好沒於財皆梗樸稱難治公之秉臬也詳慎平允積獄無留牘爲布政餉軍鉅萬刻期辦而民不驚於是公卿間稱其能方蒸蒸嚮用而公卽於庚辰歲丁太宜人艱去官矣公旣歸時局一更同官齟齬竟坐廢是時公兄員外君亦以掛誤待辯事直後兼馳抵里舍期與公傾吐肺腑謝謗者而公已於前一夕患

疽卒辛巳八月二十九日也距生之歲得年五十子女各一人公賦性溫克恬淡若處女居常恂恂無以異於人及臨盤錯當大故內斷之心發謀決策勞繁立就緒揮霍酬應沛乎有餘而公私利害之交卓有以自守視歆側傾倚態如糞土義形於色屹不可奪卒以是違於時不獲竟其用惜哉銘曰方伯之卒也陳子往哭恚值兄員外歸之次日悲語陳子曰胡余弟舍余速乎陳子以天數譬解且曰蘭臺公在家思孝在國思忠恭儉純粹溫克其容神歸於嶽箕尾在天稽理察數事有固然惟鳥有鳳白獸有麟間

世一出豈伊近人景星慶雲條散條合合而表瑞散歸廣
莫謂麟不永謂鳳爲天何玩狎夫景慶而辱星雲於蓬蒿
耶員外頷之曰唯唯遂納諸曠中

武德兵備霍公允猷墓誌銘

邑人

路振飛

都御史

公諱允猷字入白世居曲之孝固村大父維蓋進士官泗
川憲副父問知庠生不仕生二子其長公也公性穎異玉
立秀拔衣冠整肅不妄言笑博涉羣書尤嗜左氏春秋下
筆千言立就方其幼時即以大器目矣弱冠試童子冠
其曹已酉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丁外艱服闋

補前職尋陞山西司郎中督薊州糧儲當是時遼左軍方
譁而逆璫用事諸當事懾服受指噤不能自立薊城故多
閹黨輝儲爲佯利地緣刺者多前司儲聽囑稽出納軍以
不聊公嚴絕之餉散率以時高下出入之弊肅然卒忤璫
六年不調官久之轉兖州守公以積與時違辭養母不赴
戊辰母宜人故居喪如禮有靈芝之祥自是愈絕仕進意
矣公素酒豪有步兵嗜旣居閒益頽然放杯酌閒日輒飲
飲輒醉醉卽擊唾壺歌老驥伏櫪句已而臥臥復醒醒復
飲飲復醉率以爲常客有至者卽投轄泥飲或掀髯橫襟

談天下事如指掌識者謂公非酒之人紅友白波有托而
逃是其心未嘗一日忘經世也甲戌起武德兵請而公已
病矣匝月卽告休家居又二年遂卒距生萬曆元年壽六
十有五公性友愛好施予弟允宜早喪遺孤幼公割己田
千六百畝贍之歲貢劉生謁選乏貲公爲助金就其事急
罔不周貸無不諾久而囊不繼人因有歎望者益以見公
高也銘曰氣骨嶽嶰品琳琅材高用違施未彰亢志非隱
酒非狂龍蟠蠖屈潛其光漳水之滸恒山陽松楸拔翠鶴
回翔霞蒸虹燦子孫昌我詞勒珉與俱長

封中書王公體健墓誌銘

崑山 徐乾學 學士

清有先生捐館之兩年將以日月葬於某里之原而先生子余同年生鄰郎請余銘其墓中石余於先生分猶子其奚敢辭按狀先生諱體健字廣生號清有世爲曲周人父介戊午孝廉歷官東平守先生生而端慤沉靜早歲嗜學年十五遊於庠試輒高等爲文規摩古大家不屑屑時趨有幹濟才明季兵荒畿南時苦抄掠先生言於李令堰水繞城以備寇擾或以爲難先生慷慨力任卒成之又請以保伍法布勒市中見寇至隨方追擊皆迸散不致圍城國

初棄諸生益肆力於詩古文辭更留意性命之學與永年
申鳧盟趙秋水鷄澤殷伯巖同邑劉津逮爲文酒之會遠
近望之以爲香山洛社焉孫徵君鍾元講學於輝縣之夏
峰先生羸糧往從請執弟子禮時先生年已六十三矣徵
君謂先生耆德碩望當以齒序先生遜謝不敢居卒就北
面之列受教惟謹由是深造闡奧所得益精作蘇門遊草
以紀其事是年徵君卒先生復身往會葬往返數百里不
敢以衰倦自逸也先生居家以勤儉自飭二子旣貴苦言
切戒以爲志得願奢則費廣而取不以道人怨天譴胥由

此起丁巳伯子除太平令將行跪請教先生曰爲令無他道但當時時辦歸計俾可以朝罷而夕行斯善矣伯子謹受教比考最竟爲循良第一辛酉蕩平覃慶封徵仕郎內

閣中書舍人乙丑十月年七十有三卒於家著有讀騷齋詩賦文策畧續史懷各集行世子男三鄰郎邳鄰郎予同榜上邳邑諸生也嘗慨師道不立愚者安於冥頑不知道心之可貴或有志於學矣往往域於卑近又不幸與不如己者處侈然自適而遂忘其不足也浸假而老將至矣求如先生之命駕從師不以老自息務得乎吾心之所安而

後止豈易得哉夫而後知衛武公抑戒之詩趙宣子視莒
之語其度量相越固不可以常情測矣系以銘銘曰其心
歆然日孳孳行年六十身從師如何其望見之若大路然
豈遠而雙璧趾美令問貽千載考德敬吾詩

蕪湖知縣王公楨墓誌銘

長洲

韓

葵

禮部尚書

宸楓王公令蕪湖古鳩茲地兩浙大都會民多四方雜處
商估輻輳狡獪隱現號稱難治公至而百爲俱舉決疑獄
馴旗丁革陋規清盜原勸農治水明倫課士捐俸贖婦瘵
疾備旱再年而頌聲滿道路蓋合能吏廉吏爲一身可謂

雄俊偉幹卓犖非常者矣惜乎五年而歸歸十年而竟卒
孤涵頌懷狀而請銘於余余維公於余爲鄰父母公之政
績在鄰者口碑未泐也奚重余銘乃按狀而竊歎公之不
可不銘云公之太翁中憲公郇雨王父則侍御純伯簪纓
世胄也中憲公登仕籍十有八載而公以十二歲童子從
父宦至壯而竟持其父喪以歸其初任則蠻烟瘴雨之福
泉也風土違和僕從疫死中憲公亦染疴數月稱藥量水
盡出公手弱冠中憲遷池陽瀕江聚萑苻公晨昏助蒸餼
焉及其再遷而之饒州也則其地險其時危而中憲公以

病以歿矣。嘗聞其方婦恩在牀外有墮圈之責
內懷百口之憂。赤紱而往素旒而歸。含氣之倫同為腸斷
而公卒。支挂無恙。嗟乎豈易及哉。今夫貴游公子外倚門
第。內揀金錢。敗閑怙勢。以為害於世者。未可一一數降。而
至於棄縹緗。騁嗜欲。粉白黛綠。薌澤宴笑。醴肥傾歡。蠹鼠
緣臙。腥喜怒好惡。起倉卒。聲音狗馬。日易其娛。殆亦世家
之繩墨矣。一旦憑藉先業。驟邀祿位。取美錦而學製之。而
蕩情昏氣。沓泄鹵莽。以折其鼎足。此其為害不少。毫髮異
而公獨以再傳華胄之身。磨礪於三十載艱難之會。以成

不世出之良吏則公之能自振拔是以家紹聞而國父母也夫辨賢闡幽務舉其大以鼓後學風有位余職也余不銘公誰當銘公者公諱楨字宸楓中憲公第三子生於順治乙酉卒於康熙庚辰得年五十有六子二長涵焜次涵頰卽懷狀乞銘者也銘曰胄之華不柔其骨宰之卑不吝其德百爾貴介永以爲則

崇信知縣王公庭蘭墓誌銘

閩中

李先枝

庶吉士

畿輔故燕趙字爲士鄧林多恢魁奇傑彥顧確榮高騫而軌準矩墨樹名績可著見時亦難之旣獲讀王君今遠所

爲其尊甫鶴洲公狀屬銘於余因竊太息謂間氣不常鍾
全德之兼殆於公覲也按狀公諱庭蘭字謝佳號曰鶴洲
世爲廣郡之曲周人父曰均庶公卽進士雷州守清惠爲
名臣子三人長卽公也器方以大十五爲生徒後八歲丙
子膺鄉舉亡何均庶公以宗伯大夫守雷陽道遠置家累
去公經厝有方井井如條理母陳恭人相樂也明年則走
一棹往省層嵐瘴雨中弔蒼梧泛洞庭鳥盤雲棧鯉浪鯨
濤探南海而窺湘衡吞山川壯氣者八九居頃之奉均庶
公遄里越三祀兩大人相繼塲益鍵戶擷四部奧足不踰

闔一二知交外鮮過從者或以乘時規進取告輒哂不應
蓋方酣六籍腴沉浸灌漬吐茹菁英儲經緯用利祿殆非
所好云公家故清白而均廡公一廉二千石走萬里無幾
捐館因益落公以貴介名孝廉授徒自給意泊如也久之
始就選人除崇信令崇朝邪隸邑環居錯萬山舟車負販
不到民在在仰地毛俗窳以罷幾不支租布又是時邊徼
方用兵郵檄上下勒軍興法部署調劑一失當民逃亡遁
殺破壞立見公畢以真意措拄事次第集一時所治數大
案靡忝絜不適度絕閭閻擾頌逮今未歇亭質慈允民相

忘於官善摘伏刺情僞罔遁西寧將強紳者以析箸故誣
僧張落住逆謀獄連幾百人落住故饒貲當事或思嫌惟
莫敢白廉使以屬公引治無驗有撫他語撼者公曰惡有
握三尺心懼一點徒視人枉且富安足嫌事業虛陶猗無
死法也卒理出之蔽伸罪當是時公名著諸公間顧以持
正申忌者諱每事齟齬遂投劾去抵舍日家餘三徑無一
錢掛杖頭或晨炊不繼高坐晏然縣大夫仰公操輒迂策
修式廬禮公引疾避終未嘗一面謁也性修潔鮮他嗜好
不喜談猥瑣語居平或竟日默無斲削崖岸之行而嶽立

不可狎暮年愈謝遣外事娛老筆墨間學邃而品莊文奧
以健教諸子斬新有繩律田園十載歸若魯靈光也昊天
不弔於乾隆乙丑年六月初十日騎箕尾去距生之日康
熙甲寅年五月初四日壽七十二配秦孺人先公於雍正
戊申年卒子三今遠進士今遙今通皆廩生孫男三遙出
者一通出者二諸子將奉公柩卜於本年之月日啓孺人
壙窆於冀家莊祖塋之次禮也嗟乎竊按之古人攻經術
如戴氏當官苦不任職吏事精敏若張趙類不克以介節
著至栗里歸來相羊五柳又弗克束帶煩也公之先宜列

儒林其仕也爲循吏歸田坐嘯鳳廓鴻冥皇甫之傳高士
何以易此三輔信材藪顧如公者豈第燕趙之士出乎其
性者哉系以銘銘曰瑟兮爰玉溫克乎藏有醇者德匪蘊
匪光維德玉衡瓚璧瑄璜爍昭也日清則日霜披昔官政
挾古文章劑齏芍藥被杼錦襄胡星少微變箕宿芒希夷
鳳駕寥廓龍翔聽峰截業滄汎汪洸千秋萬歲衍厥慶長

禮部主事聶公雲翰阡表

汶上
龐時雍 主事

嗚呼斯主客聶公之墓嗚呼余獨何恐表公墓哉憶萬曆
壬辰間四明擅政余與公誓效漢朱雲折檻事未幾公以

守官爲朋黨擠去死余以疏四明欺君悞國削籍嗚呼當年陳與雷倘一先化去其一必恨不遊從今我猶爲人而公弟孝廉雲翹持狀謁余表嗚呼悲夫余何忍表公墓哉顧余交公久知公深若不表誰當表者按狀公諱雲翰字搏羽別號化南生而岐嶷始分句讀日誦數千言下筆驚人十辰成進士拜崑山令家視事于視民及瓜離任崑人如失慈母相率釀金贖公力麾後數年仍有賫數百金問關二千里外稱壽者公卻曰念我誠真知我則否其人泣還當公之始蒞崑也封翁戒曰汝當爲清白吏報國恩公

唯唯終任遺封君冠一頂布衣一襲封君日著蔽歲辦業
米佐之封君卽世痛割嘔血數升讀禮山中不越戶闕服
闕改主客提督四夷館會朝鮮奏廢長立少下部議晉江
宗伯摸稜羣宵附和公從中正色陳不可大義聞者竦然
議遂寢立朝數上封事皆時論所躋權璫以利害要公曰
臣子要在不負任使何問他事中貴嚙指退候缺譯字許
可廕恃輿援希越次晉江下司立索結不如願遂賺之借
察斥公嗚呼公迺咄咄死身屈名高晦而益顯殆公也臨
終前一夕大飲數觥笑語曰升沉何足論人有爵位愈輕

物望愈重者又曰綱常名教賴我輩始重遲明正襟危坐
默不一言問心明白否公應曰甚明白遂閉目逝嗚呼人
誰無死公鋒芒光焰方如雷如霆倏忽電收聲寂抑何烈
烈抑何從容異哉奇男子卽死亦別常調如是死之日鬻
產以爲葬是則搏羽哉

曲周教諭衛公蕃阡表

秦鑄

先生諱蕃字康侯永平之灤州人父民悅以明經績學不
售生子三先生其仲也先生少失怙受伯兄學弱冠爲諸
生辛酉舉於鄉謁選得大名之清豐論無何以母艱去服

既闕乃司吾曲鐸甫抵任卽召邑弟子爲文會親設廳焉
既又進諸童子誨之如諸生雖余之無似亦稱名其中當
是時先生善誘聞四境不數月戶外屢滿矣先生之論文
也原本經術而濟以先正繩尺凡以文謁者各如其人濃
淡平奇咸得其意以去工古文詞尤長於詩邑有大事碑
版箴銘皆出先生手屬筆灑然若不經意受而讀之則駭
義摘詞珠聯貝織老宿不能易一字蓋天才颺發復浸灌
於墳索昔人所云胸中有書也辛丑歲官十七稔例當遷
矣先生無意簿書引疾請告邑弟子恐失先生合詞籲留

先生止之曰諸君幸愛我我官如我逸耶且予去官耳未嘗去曲去此一片氈卽林下水邊徜徉詩酒何往不諸君共留者乃已已而道益尊從遊士益衆絳帳生徒赴者如歸先生亦坦懷相與出至誠規勉雖孩稚童蒙親爲正句讀陳說大義不倦也昔陶靖節不折腰鄉里小兒賦詩飲酒五柳逍遙先生其靖節與安定胡公爲湖學教授立經義制事齋後天子興學下湖州取其法今先生之教曲成規班班當茲右文造士時不且取以爲法與嗚呼先生亡矣而有不亡者存於文存班馬於詩存李杜於博學存李

邕王起於儒術存闕閩存濂洛存金華存河津也古云死
而不朽如先生不可當叔孫氏之論矣乎先生生於順治
丁酉卒於雍正甲寅年七十八歲葬曲邑城西之臨堂村
以曲邑爲桐鄉也世系詳家乘余特舉其行事之大者揭
諸隧

雜著

崇質論

邑人 王體健 中書

忠敬質文之道如環無端而各有專主者因乎時治弗因
時雖舉帝王之道加天下而天下終以不治蘇洵審勢以

爲宋之天下宜尚威是忠敬質文之外又有所尚也以愚
之尚威者尚質而已矣寬近文嚴近質事之直遂者爲
事之紆徐待其自化者爲文視其時之所宜而尚焉文

不必有羨於質質亦不必有羨於文文不必無質而質之
所行皆文質不必無文而文之所行皆質不獨宋之威爲
質也漢唐以來舉無外此二者矣西漢尚質東漢尚文唐
尚質宋尚文漢祖不事詩書而蕭曹王周相繼爲相後此
六將軍與宰相並尊當時雖未明言其所尚而意在於質
蓋帝以文物飾治而漢業亡世祖息馬論道鍾離李躬桓

榮之徒從而潤色之故其意在文於是士好爲矯然之節
終也以匹夫之論上與朝廷政事相參貞觀之盛太宗開
宏文館以收多士不可謂之質而用法剛果府兵之制以
節度分轄天下故謂質宋祖自在軍中手不釋卷其後右
文左武真儒輩出漢唐未之敢望焉而寬緩不迫之教則
純乎文然則時之所尚可知矣質勝則文文勝則質洪武
承積弛之後用法一於嚴至於星紀失行當時惴惴而三
百之祚實基於此以觀今日天下之勢可謂有質乎口之
所言者如此而身之所爲者如彼其君子揖讓修謹而中

有市心焉其小人詭詐百出刑罰之所不及則肆然爲之而弗顧此時而以文教施之蔑有濟者吾嘗試之矣有一人武斷於鄉曲其力足以敵數人其言足以排羣辯父兄之訓不入親友之諫弗行乃望其從旁而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也聽乎不聽乎官一旦廉其罪而置之法知懲矣又謂之曰再犯吾法死無赦雖其人不義之心無能以遽息而爲惡之事不能不爲之稍歛寬之與嚴若是當何從今天下吏胥舞文至忘身家以徇貨利而法之所及不傷其毫末將何以令之悔而知改乎古之善治天下者必稱

感感者徐而動之之勢也然其初必有灑然易慮者存小懲而大誡是也刑罰之立先王豈得已哉甘酒足以亡國親親尚功猶有其弊先王獨不知乎然其意則曰辟以止辟也用以殺人是不可尚辟以止辟是可不務乎宣帝漢之賢主也不聞綜核名實而損賢孔明治蜀頗尚嚴蘇洵父子喜言法謂近世有智過孔明文過蘇氏者誰乎太上以德化民其次莫如猛人見成周之治遂而恥言刑名豈其說之非而獨有時不宜也語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今之時不以嚴先之德化不可得而行也

史論

邑人
秦益謙舉人

三代以上皆以聖人爲天子由周而來生民無主矣孔子有聖德老於匹夫求其足代天拯民者代不多有而漢唐宋明之朝享國最爲長久此匪獨氣運特盛亦其深心大力之圖實有以維持於不敝也漢高雄邁百王史稱豁達從諫得其實矣而約法三章尤爲深得人心之本議者謂其分羹之言爲不可訓然吾翁卽若翁朱子稱其與晉母匹敵之論暗合蓋熟習此時之項王有不可以理喻而可以威劫者姑爲險語以絕其望蓋不如是而東溝之約終

不可得而成也說者又病其殺戮功臣不如光武之保全
夫誠有之然自蕭曹平勃迭起爲相而漢基鞏於磐石鄧
寇諸公力能經綸天下置之散地以枉其才而以吏事責
三公風斯下矣伏波謂同符高祖而嘆其不及當時已有
定論不待石士龍之言也唐文皇掃除隋亂以成貞觀之
治遍閱諸史蓋三代後未有之君其決策制勝廟謨獨神
其畏義強仁屈已猶美其內外府兵相維相制而無偏重
之患蓋存古封建之遺規焉獨內行嫌微不無慚德然君
子予其功可也或曰漢祖唐宗是殆不如宋藝祖之爲人

也余謂黃袍加身直新莽之故智耳操裕之所不爲也夫秦隋之世天下大亂神器無主漢唐令君雖不足以當湯武而胡亥楊廣慘於桀紂綱目於陳吳竇李之徒皆書曰兵起明不與其爲君也故漢高獨爲得統之正唐宗亦同此義其取亂侮亡兵不血刃蓋猶有時雨之義焉謀立代王稱臣突厥唐高實自爲之非謂隋之罪不可聲而討也若宋祖則非其時矣世宗號稱英武宋祖實爲之爪牙君臣一德可謂心膂之寄嗣子並無失德掩而取之而乃欲邁迹漢唐乎獨其君德無疵寬仁忠厚則名儒輩起實有

由倡焉明祖亦爲得統之正其豁達英武彷彿漢唐觀其
命將出師諄諄以安撫百姓爲誠所謂仁義之師也其綱
紀經緯煥然一新惜其御下過嚴百官入朝惴惴不保此
豈明良之休乎且有一劉基不用而專任胡惟庸幾移神
蓋及其旣敗遂罷丞相而不立是又因噎而廢食也余嘗
謂宋祖氣象悠裕而規模若不雄偉明祖規模雄偉而氣
象若不悠裕蓋寬嚴之異致而後遂成之爲法度也宋儒
朱子曰漢之大綱正唐之萬目舉余從而益之曰宋之大
綱正明之萬目舉嗚乎豈之矣

開濬漳河故道議

邑人 王今遠 進士

天下利害之故有出於人事之外者總前後而稔籌之而其說乃立於無可易因物之性順土之宜謀於其初而慎而勞始不虛規於其利而多而終乃無悔此非可以不習之情形泥一成之意見也按水經漳水之源有二其一曰清出沾縣之大黽谷一曰濁出長子之鹿谷山派分流合入武安黍窟谷而一水性湍悍迅急挾沙石沮洳以下當其衝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蓋自鄴以北土疏而地衍無山險麓阻以束其勢無川窪澤滙以瀉其威泛濫浸淫惟

其所向故中間若臨漳列人丘邱數被沉災披圖可索也
比年以來自全漳入衛下流有歸始無橫墜之虞而廣大
二屬尚不免小有遷徙如成安以數里之塞而魏縣遂改
北而之南則故道開濬之說誠不可不急爲講明夫魏邑
以孤城逼水隘城之背則大河而其面支派也每當夏秋
泛溢兩水分注水落之後則南河復涸而以北河爲經流
今忽併滙而南無堤岸以固之無溝渠以洩之陘山沙麓
之壤將不免澤國之憂於是勞數里人工復數年故道計
之得宜宜無踰此雖然此正不可以無慮蓋凡爲開濬之

談者謂故道不遠祇以上流梗厄取而濬之自復其常耳
顧未識所云故道者其覃懷底績之舊與抑水勢靡定漸
移漸嚙於此稍久因而目之者與攷漳水自西門豹史起
韋景駿後歷唐宋以來享其利者數世非其怒之於古殺
也其時逼附黃河有巨瀆以蓄之故獲所注而不潰迨至
黃水南徙而平干天雄二郡遂爲衝漳之窟宅歷攷郡乘
所謂古漳河者僕數不盡大抵今歲南決明歲北移今按
廣平肥鄉諸處村里民居淤填及半簷額柱拱有僅僅可
見者當其漫溢蓋懸壑而炊編木而巢幸而陽侯退舍而

一石水已餘五斗泥嚮者通流順適之地渺不可閘當是時豈無故道可挽而相視而莫救則勢不可也水之性地之宜實有出於人事之外不得不總前後而稔籌之也且夫計水之利害者必當因其勢而順導之況漳之爲水又非可與凡水並論今日之故道卽往日之新河徒以下流稍通是以無疇昔之害如必挽而逆之水之所趨障之使歸水之所舍強之以入挑濬之後保不復淤滯乎淤滯之後可不再挑濬乎去則煩畚鍤之功來復成平陸之地數數然伺水之間而奪之流而卒不勝也不幾於勞而罔績

乎且何不用之全漳入衛之先不用之曲周廣平肥鄉之
舊也則人事之無權昔之人固知之也然則其在於今計
惟有疏而淪之耳水之所欲卽以予之而爲之寬其地利
其如使之暢流就下而已矣昔江夏陳鑿之議固已及此
此則事之可行者倘必曰故道之尋漳之爲漳其能屈曲
以從人哉夫瓠子之塞河復故道然當時特決而出耳而
舊道未壅也宋時六塔之議斤斤故道而迄無成功黃水
關天下之大計而不能舉天下之力以回也則漳可推也
是利害之數也

送趙芝庭邑侯入覲序

劉榮嗣

歲乙丑當大計天下吏吏以甲子冬入京師公令商周五年於茲矣賢應受上知不次擢用又俸久當不復來小人慙慙如有所忘君子皇皇不知所致謂某曰子知公之於邑必知公之於天下也其言衆人之所欲言與其所當言以要諸久夫某則何足以知公然近取譬天下皆邑也而今之治天下不如公之治邑也今天下財亦殫矣所求乎節而用加侈公則以其邑儉民亦疲矣所求乎息而勞弗已公則以其邑康賞不知勸何功之能成公則意之所是

邑弗敢惰也罰不知懲何罪之能威公則色之所怒邑弗敢犯也導之弗行禁之弗止權輕而不能使也公何令而邑不遵中或格之外或冒之惠窮不能霑也公何施而邑不暨名若設而法廢人孰與守公之邑乃無弗伸之律文取具而實亡事孰與守公之邑乃無弗收之利士不得其養卽庠序皆虛公實以無教成邑譽髦兵不得其訓卽行伍爲厲公實以折衝寄邑井牧夫方則已効藥皆對症用此於天下受病雖深知必有起色矣天子軫念民瘼求賢若渴端以公爲耳目臣使言宰職卿貳得失以襄聖政某

與諸君子謳歌太平之不暇又何言哉雖然持議與任事
異事幼主與長君異處與朝與紛世又異言無益於任猶
無言也幼主易猜而輕信猜不可嘗信不可恃知將安從
乎欲定紛於一言出而佐之紛寡言難多言又難此天下
與一邑不同度而期功也是故積誠要信貞義建標訂謀
必成通權合變以渙羣小而集衆思其於朝廷今日耳目
之臣乃庶幾乎噫區宇之內用兵者幾水旱者幾肅聚寇
犯朝撲暮起大小臣工誠以杞人之憂雪長沙之涕求患
猶恐不汲尚堪分門角有插棘編籬無已時耶安乎殆哉

清無以此言正告之者顧他人不能告惟公能告之何也
服人在行動衆在德公行高而人慕德立而衆感故知公
之於邑卽知公之於天下也諸君子識之某言當驗不必
其久矣是用宣諸祖帳以代甘棠之詠

四書遵朱序

秦益謙

甫辰之秋益謙侍坐先大人側先大人命之曰四書之有
考亭註猶天之有日月也自姚江龍溪之說興至於明季
而大亂極矣本朝之初益猶染舊習說也余七歲入學
從蒙師習句讀因其質魯而膽小故於章句集註頗熟焉

嗣是而從事誦章每閱之意昏如也私怪其與少所讀者
相刺謬然其時學識未廣固未能決其爲邪說而有害於
正道也嗣後用力於大全蒙存等書以章句集註訂大全
蒙存之訛復以大全蒙存訂時解之謬然後斷然識正道
之有在而朱註爲聖人不易之書也而是時海內書理亦
漸就昌明無復向時之陽儒陰釋獨恨讀書未遍不獲盡
究朱子之精義以盡力而卒業其中解組歸來而陸子稼
書大聲疾呼以程朱之學告天下宋儒之書翻刊無遺於
是朱子或問語類~~文集~~等復流布於人間而余乃得探其

源流而玩其義旨其廣大精微之蘊反復之而不窮學者
但能熟復朱子之書雖不讀他書可也顧朱子之說其多
者至累千百言其少者又寥寥無幾則自宋訖明以至於
今前輩名賢之見解有功傳註者正復不少余欲集羣賢
書彙爲一集以便觀覽而兩目茫茫不能也爾其爲我手
錄之於朱則寧寬勿嚴寧詳勿畧若其他非訓釋傳註必
不可少之論則畧且嚴焉可也錄成帙余將爲汝去取焉
益謙受命唯唯退而日錄若干不幸罹兩大變故因而廢
棄不理者近年餘總而計之蓋五閱寒暑而書始告成而

音容已邈卽欲考証而無由而又念先人遺命囑焉不
棄也因不揣固陋取大全蒙存之說分補於下定爲一帙
題曰遵朱自是以來積歲累年日加修削凡有見聞不憚
屢易又得稼書際飛岱雲諸本忘寢廢食參互考訂萬緒
千條期於一貫益平生精力實萃於是雖不敢自謂毫髮
之無遺憾亦庶乎統宗之有在而邪謬之必斥且以爲繼
志述事之一端云爾

題孝友爲政冊

華亭
陳繼儒

紫臺爲余言劉敬仲先生兄弟如談古人手箋其事請

之當代名家表章之余謂古兄弟友于者遠推姜被田荆
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憂羹則繆妻析產牝鷄一鳴
雁行中斷何可勝道有如敬仲兄嫂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長則婚娶之病則扶護之父我母我父師我使形骸可分
不難折肉折骨以報兄嫂況七尺之組五通之綸哉恨束
於令甲酬德無期終夜思之惟有蹶起飲泣耳紫臺得敬
仲意徧乞詠歌抒寫其萬一而不知敬仲之報兄嫂已不
減古人矣昔劉瓛隔牆呼弟璉共語璉不應瓛問其久璉
曰項東帶未竟今敬仲之恭謹伯兄亦如之劉潛家政巨

細必免咨嫂而後行卽妻子朝夕未嘗失禮今敬仲之恭
謹邱嫂亦如之羅浮道者爲劉巨鱗合丹鱗將分半遺弟
邱命刀中劑之銖兩無差焉今敬仲兄弟之和睦亦如
斯何古來劉氏之多友于也若采鳳使者做陶邱慕容故
手二龍可躍雙驥可騁不然表閭粟帛勅旌義門劉豈後
於浦江鄭氏乎紫臺曰請以此報敬仲且子未識敬仲耳
管輅云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自此之外殆
無日欲寢矣敬仲非獨類璉類潛類巨鱗且類劉潁川陳
子曰若是僕請置敬仲於百尺樓劇談數日夕而不可得

也則姑藉手并簡以代神交

書李侯捕盜遺事

邑人王壘

余生距李侯治吾邑且六十年所少時聞父老道侯績

津津而所述捕盜事猶奇絕曰侯赤骨精悍善射馳馬如

飛矯捷多力慷慨能斷大事於順治八年蒞吾邑先是有

土昌者新寨人驍黠無賴從土寇張調甫爲羣盜旣投誠

反職銜家居里無賴蟻附之籍富人名及鄉人之馴善者

例金若干以時至不則立箠或爲姦淫焚畧因以所

以啖當事貴游多相結邑長吏爲所脅震懼噤不言鄉人

之被擾者飲泣無所地時復招搖州城請聖德與張益
無敢問者及侯之下車也持刺來謁侯以其貌不類異焉
已廉得姦橫狀謀捕之顧左右無可用因佯若修好者邀
之飲啟署門以待而陰令役藏其藥馬蓋昌工槩刺有善
馬日五百里爲不法常恃此予是昌人見置門外乃飲其
從者匿焉旣入門掩昌心動辭欲出挽之則急跳走侯急
掣劔劔長不可卒掣遂以徒手搏昌亦格鬪持不下方是
時左右出不意戰慄不知所爲稍定乃羣起粹縛之置堦
下責狀昌輒大言不服乃以大杖撲百餘繫獄絕脰死當

侯之斃昌也或云直上白侯曰刺虎容可緩哉若爪牙多
稍遲敗矣迅殺之死而白未晚也已而昌死之明日所啖
當事貴游者果以尺一至人尤服侯先見云昌死後徒黨
遂散鄉人帖無事至今尚有能言者侯他善政多學士家
記之余因撮遺事錄焉爲異時搜討資侯諱時茂字蔚芝
遼東人

鄭閭堡觀花紀事

王今遠

二月念四日觀杏花於鄭閭堡堡距城計里八出郭門西
指紆轡行道左麥青青遠睨垂柳絮作嫩金色春風徐吹

拂面漸軟道加曲樹加稠花枝格格沙白而草淺則已之
堡矣堡聚數十家泉深土肥婦孺嬉嬉見客闐然駭俄萃
以觀彷彿桃源人覩漁客至者村樸生蠢野意可掬也堡
前堆纍纍坡陀漫衍植杏遍上下無行列而有位置如丹
者含如粉者開欹者側者拒者夭少者老而杌者倒臥橫
出高似揖者卑俯者撐拄偃蹇者綴蔓數葩離離日晷中
迷漫若一相與步其下仰矚天光近摘花影晴烟四野依
稀空翠滴繡谷間時日將半雲氣蒼濛鳥聒聒與耳謀花
柔柔與目謀風習習與襟謀意曠如也於是傾卮酒籍草

坐沙際呼花神而酌之樽觴壺罍交映青畦紅樹內春入
玉樓融融作暖意不啻別有地天嗟夫境地何嘗勝因人
著余土於曲不知所謂堡也堡之人夙狎之莫能名其堡
也遊乎此者前有人矣莫肯文以言一過之餘亦聽其淪
沒於荒塵斷梗古蔓寒榛已耳則其辱於販夫牧豎之口
與自何可勝道不表而誌之杏花有靈當貽知己恨爰囑
同遊歸以詩紀是日也泊具爲邑侯陸明府共事則錦谿
孫美公秦公範大兄禹錫詹文昆玉從吾遊者陳子澍三
真不佞七人

射圃亭步月紀事

王今遠

七月望日晚步至學舍觀右貽作畫已而臯囊至月下小
坐漏數刻徐風襲袂清光墮戶牖間銀漢蕭蕭星歷落如
洗槐枝隱格葉際漏金蟆影若苕藻映波紋彷彿可掇因
念射圃亭池畔地空濶曠朗宜必可觀於是相率往詣至
則涵虛混水四圍一碧荻筍蒙茸匝池岸類堆翠露漬草
映月作冷銀色與波光相帶一鑑平鋪翛翛然沁心骨隔
岸垣宇參差宛成聚落倒印蘸水中淨徹冰壺羅羅堪掬
先是右貽染紙作蔬果數事自謂無心入妙於畫格爲真

品至是乃戲謂曰潭底烟雲粉本工絕斯不可解衣磅礴
耶相與嗒然久之不能去時夜將半寂靜無人聲草蟲吟
切切具有秋意宿鳥驚棲撲簌音相答也遂循道步歸啜
茗數甌而散嗟乎何處無月何處無水清寂空幽自復於
此不減正恐畫船簫鼓轉或失之如余三人者之興趣而
不易得耳書紀之作他日談助是歲乾隆十一年也

公祭忠愍李公文

宋
大學生

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岳必蹶

公於是時

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欲贖清卿人萬其身萬人
何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抉浮雲而問蒼天
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賦

大柳賦

王體健

路子庭燎家於西城之麓庭有大柳焉幹圍數尺蓋數百
年外物也人有遷移物斯不易況當滄桑變革之秋愈足
增感因爲之賦曰維是大柳世歷幾年既不知其所始何
至此而能全根半生而半死條或秀而或癩林木之畏佳

雜假山而各異松柏之後彫歷四序而相參風來兮颯颯
月出兮娟娟舞婆娑兮無影照疎冷兮寡妍鳥不可爲巢
兮以得稱而棲穩蟲依穴以成室兮潛食息而爲安幽人
易老塞草多腓諒暮年之烈士甘白首以心違若夫三陽
旣至庶草將興同受氣於天地聊隨衆以敷榮葉眉乍展
花雪爭明髮數莖而可摘酒因病而愈醒雖綠沼之時點
實黃鸝之倦鳴迨於長夏陰濃百卉俱茂或綽約而多姿
或躡躑而妍妙爾乃蕭疎斜指陰森聳傲曉露微拖暮蟬
徐叫不關造化之憐獨寫嶽嶠之調以及秋聲忽起商飈

半回氣乃蕭蕭霜則皚皚葉隨梧而早謝色望楓而先
傷觸目之佳甚惜諱言以徘徊若乃元冬司令萬木孱
候當慄烈物鮮堅完在盛壯之咸悴矧衰退而不殫疾風
怒起百籟相干惟天地之噫氣感時物於莊篇六出被體
迎日不乾驚玉立於庭際泣望夫於他山情隨致異憂以
景攢文人之思所以因之愈切深閨之女不覺對而長嘆
池如章臺嫩質供遊冶以成能官道柔絲寓惜別而增情
湖水橋頭翻玉蛾而歷亂永豐坊畔搓金線之輕盈隋堤
人醉漢苑風清依依縈帶裊裊揚旌有類少年之豪舉豈

堪與老壘而同京

秋水時至賦

勞宗發

賦秋水志憂旱且望雨也丁卯夏曲邑近城各鄉均於六月望日得雨始種晚禾茫茫秀發而八月缺雨秀將不實憂賦以冀大澤之至日當夫清風薦爽白露橫秋皓月出而金波麗明河湛而珠斗浮則有聲亂浪花吳江正颺風葉飛翻晴雪兔苑怡陸梧楸涼風蕭蕭兮振落寒波淙淙兮長流綠水澄鮮朗澈紅蓼之岸蒼烟杳淼望斷白蘋之洲魚父扣舷而歎乃佳人浣素而衷猶雁筒寒於沙上

舞絮於霜溫雲淡長空水天一色波明遠浦魚鳥同遊看
百川之歸壑欣萬寶之盈疇將燃犀而照乎淵渚抑乘槎
而犯乎斗牛此湯湯者與耳接惟洋洋者與目謀爾其楊
柳蕭疎芙蓉艷美捲萬疊之晶簾觀一泓之白水大如拖
紳細疑濯綺早旭烘丹暮瀾凝紫玉宇之無塵差堪髣髴
明眸之善睐足工摹擬至若雪浪沸騰銀濤岳峙茫無畔
崖浩無涯涘千萬里之河漢與齊八九月之洞庭相似廣
陵濤上浴日月而難名漸水潮生浮乾坤而觀止若馳若
驟同萬馬兮奔馳忽斷忽連亂羣鷗兮驚起恍太白兮積

雪初消類奇峯兮入雲未已若夫玉衡璿轉葭管灰吹長
庚耀采元冥呈奇浩浩悠悠當白藏之候滔滔汨汨值商
素之時氣應月華隨陰精而秋盛生緣天一與斗柄而西
移惟庚癸之互根乃金水之相滋故色之元也適符星昴
之次而德之盛也實先流火之期谷轉盤渦初驚海若雷
响電激乍俯馮夷淨五沙之鷗鷺舞幽壑之蛟螭散也開
千重之玉匣清兮拭萬頃之琉璃豈置鞬於金天鎔鉛汞
而夜落乃和聲於嶰竹中鳳律以流澌洵可騁懷而遊目
奚止式飲而樂饑况夫郊塍沾足田園普被欣綠漲之盈

川貽西成之美利兒童連臂而踏歌士女駢肩而水戲時
盈寧兮樂未央符清宴兮歌上瑞繫流金礫石之餘見天
風海濤之至或對景而情舒或臨流而興寄前村月落白
也瀑布之詩兩岸潮平浩然垂釣之思葭蒼露冷夢想伊
人潦淨潭清遊紀勝事寒江動遷客之愁樂水供智者之
嗜冰輪蕩漾籠暮靄而爭輝金鏡空濛罩晚山而愈翠此
曲江有感所以助教叟之詞濠梁有懷所以暢漆園之志
歌曰惟清商之已屆兮喜空明之可泝河伯効靈兮陽侯
不怒安瀾順軌兮隨節序而東注寒雲帶夫遠水兮碧波

掩映夫紅樹願擬秋高之篇敢賡夫本華子之賦

澄水賦

王今遠

美哉洋洋乎澄水之盛也維曲邑之西南曰磁郡倚太行
之麓嶠延磅礴是有山焉猗嶠崩崩真嶽崔巍峯巒霧簇
澗穴雲歸崢嶸業截竒竇微霏裕衍而确犖者表表蟠結
數十餘里岌乎繡屏之環峙而巉然翠嶂之交圍焉厥稱
神屬靈液所存如釜而漑如湯而溫清懸寶乳光瀉流瞰
澄泓湛澈濯沸氤氳漱灑而層瀾乍蹙洶湧而素瀨交吞
裂砥則蒙泉活活沃焦則石罅沄沄大矣斯水之注也滔

酒澗澗汨汨鱗鱗其所由來者遠矣幾乎天一之發源也
爾乃蜿蜒滂滂淙淙潢曲屈濺沫噴星鏤崖漱壁丹穴開蒼
嵐滴亂飛滄灑餘瀝澹池灤滲淫滌喻偶沆瀣而徐行
忽漫漫而驟集々々合而成泓激湲連而不息銀漸漸滙
鞏鑑平拖導而東下是爲滄陽之河其河也溝襄國澮武
安坎邢趙察幽燕砮碣磻瀾渺延綿則有帆檣接楫舳
舻翩聯商旅湊輻列肆駢肩百貨之所囤聚萬人之所喧
闐販負之所叢買狙獠之所因緣居者之所取給行者之
所遊觀稷米稔秭陸蕘海鱸止而麇萃來則蜂填莫不波

委雲屬編次珠連是則通利涉於南北而作都會於閭闔
者矣若夫大堤寬且岸夾虹生泥橈秧馬菜圃花塍青畦
繡錯紫陌香清散桃烟而露顫拂柳浪而霞晴灑灑兮循
渠而壑沃泥泥兮流潤而沼平萬井之桑麻並樹千家之
稻稌同聲渟澹兮澗淥泱泱兮沖融鱗鱖魴鯉鱸蟹
以泳以游於汜於汀相與寫芳疇之畫譜含淑氣於春明
信哉農夫之所利而地脉之所凝哉至若激濤奔汎淵泮
瀉瀾漚洄泛溢潑灑澗瀾鏗嶺崖之阜陸嶺峯嶺而相浚
瀉瀾漚洄泛溢潑灑澗瀾鏗嶺崖之阜陸嶺峯嶺而相浚
瀉瀾漚洄泛溢潑灑澗瀾鏗嶺崖之阜陸嶺峯嶺而相浚

漣泝上忽而爲溜旋潏潏而成圃或湖汙之騰戾或滙
勃之摧殘或盤渦之洄溯或混瀆之汙汙蒸涵演兮如霧
鼓潑瀝而疑烟擊馮夷之浴日蘸碧漢之稽天則夫夏秋
之交百川胥漲一帶盈盈隨時萬狀又曠乎蕩乎可畏哉
其駭人而難量也是以地氣含和英偉挺秀平恩之故蹟
猶新洛水之遺蹤如舊天蒼莽兮風高時窈冥兮雲漏環
雉堞而瞰闔拱村墟而拘霭乃毓奇標歷徵往牒義俠昂
藏忠貞果烈馬革裹太傅之屍郊壇濺侍郎之血驎駒則
學貫八天長元明功鐫日月其他壯骨拳奇清飈疏越掇

玉拈金錘鋼鞬鐵政援薤而茹葵才鏤冰而雕雪枚舉不
盡嵩生不絕懿夫紀載之所傳蔚涌竈集孰非斯水之鍾
靈培厚滋濡潤澤者乎蓋乾端坤倪精蘊爰彰聚而為保
合析而為柔剛統之以於穆散之以陰陽瓢飲無殊夫別
派支流共廸於谷主潔矣湛矣可濯可湘絡百里而分井
甯通兩郡而界規方卓乎神功之遷奠而渥哉大造之希
茫於是乘片葉鼓輕舫凌畫舸蕩蘭橈浮解艦以徑泝困
空冷而回招恍凌霄之容與若御氣之遊浪蘇軾詩曰神
瀉之山滄水出焉君流光皎金碎珠圓色落蘇軾詩曰薄武

安綿永匝曲智旬洞漩滯漾盤盪允是名川於赫河伯麗
底安全又爲之歌曰滄瀾之清兮環曲之城兮滄波之淨
兮惟曲之用兮滄津油油兮繞曲而流兮滄岸提提兮抱
曲而隄兮蓋滄惟曲浸曲爰滄依滄之揭揭兮其澣則平
曲之巖巖兮其水則名漾漣漪而下上羗欲往而如迎或
曰是曲周之所以得此稱也

菊花賦

王今遠

壬戌九月授經毓英書院植菊數本爰資寫傲時則秋意
盈堦霜稜欲摘適斗齋陸明府枉過因指謂曰蓮稱君子

表獨立於泥中梅儼美人訝來遲於月下惟此芳英實爲
仲伯乃餐於屈遺於馬而作賦者鮮先生豈有意乎余曰
唯唯遂抽筆而爲之詞曰若夫彭澤高人東籬處士隱栗
里而陶情掇金英而肆志引軀躬澆荷鋤自治盛蹟高踪
孤標雅致固將提君復之寒梅攀小山之叢桂者也爰歷
千年事往人湮獨黃花之遺韻常子立而翛然植金天以
弄影披玉蓋而生妍敷榮於九月收藏之候擢秀於百昌
告閉之前枝凝曉露叢聚寒烟爾乃栢厥形也則見夫或
高或偃或墜或斜骨經雨瘦葉染霜華豈媽紅之足並何

姹紫之堪誇擬南山之逸老與蓬島之仙家飄飄兮葛巾
野服杖藜躡屐而嘯傲于泉石烟霞挹厥態也則見夫若
淡若濃若近若遠歎兮若醉蕭兮若晚乍澹蕩以淒清或
遲迴而翩反恍漢浦之佳人綴瀟湘之蘭畹隱隱兮鳴璫
佩玉拾翠凌波而掩映乎江洲沙壘摹厥顏也則見夫如
沐如洗如飾如勻金粉漸膩黃絹初分旣淺深之異致亦
新舊之殊倫疑枝頭之鶯羽映錦樹之繽紛馥馥兮綴采
凝姿粧花繪艷而搖漾乎梅雨蕉雲飲厥香也則見夫維
閑維雅維遠維清輕芬裊袂暗息沾纓偶披襟而漸襲抑

拂案而微生儼君山之韻接傲橘井之涼生冷冷兮清脾
沁骨濯秀穿帷而遠嗅夫杜若芳馨乃若寒颺淡拂明月
昏黃翩然自秀寂爾抽芳宜居林下散髮相羊汀葭露老
野岸沙明蕭森瘦影偃蹇高情宜居葦戶無送無迎木脫
秋空水凝風厲帶雪偏新迎霜愈麗又如賢人時窮不易
窗明日暖雲淨天和輕搖蕊嫩漸吐花多又如君子獨寐
寤歌懿夫茲之爲美也芙蓉讓其修潔蘭蒨遜其蕭疎芳
幽骨冷致雅情孤幾朶爭開傲梧枝於上苑一株新吐滌
玉辭於冰壺復何有兮桃腮柳眼而蕙葉蓮鬢也哉是以

瀆水壽延夫潭底採實仙成於少夫觸詩人之逸興傍野
老之幽廬酬之翰墨酌以清醕客有待白衣咏佳色者觀
之增感遂援筆而歌嗚嗚歌曰種菊東籬見南山南山高
兮菊蕊開雲澹澹兮水潺潺水潺潺兮秋老悵摧殘兮百
草風雨急兮天悲野空濶兮露曉彼菊蕊兮燦然與南山
秋兮共好

詩

衣帶中詩

宋李若水學士

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歲

月驚人和雪飛每事恐貽千載笑此身甘與衆人違私情
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

謁李若水祠

明王一元主簿

寫罷豐碑欲奠芻黃風四起暗平蕪

三鎮輕繩貽國辱一河不守致公俘忠魂

耿耿無由瞑千載令人憾莫須

冬日齋居小集

邑人王一鶚尚書

簪袍聯海內笑語動齋宮意氣當年合壺觴幾夜同窓虛
寒度月松古細吟風不待窮愁日閒愁已自窮

曲梁春水行贈邑侯黃公

劉錫

曲梁梁下春水新風生細浪吹鱗鱗沙堤護水連春樹錦
水流春絕遠塵發源疑自渭川所怪底澄清鎮如許卽看
淺海躍魚龍已見餘波膏馥黍野容孤舟移短棹天光雲
影來清照江壯波濤漢濁流何如此水堪吟眺有人挹取
獻明堂花裏行春春水香鹽梅霖雨爭相待萬里三農回
歲荒

滄溪田家

劉榮嗣

荒村農事急迎秋登稷黍婦子悅勤動遲明歷南畝手弄

穀秀長回顧豆花吐阿翁尚未知菜甲齊朝雨

其二

密樹覆堦綠池水光照屋笑語雜謳歌與蟬相斷續頗聞
長者言更比前歲熟饑飽勿復論安眠已多福

一壑園除夕

時瑞橫家居

劉榮嗣

雙鬢蕭蕭城一陸自斟酒倍躊躇星霜過景悲時適身
世閒愁集歲除久已逃名安癖荔漸看偶語禁詩書清溪
何處桃花渡欲向花源深處居

其二

每逢節序一傷神回首風烟百感新閒憶故人多被放卽
餘君子亦憂貧暖催花柳青黃變春到闌闌涕淚頻嘆息
書生真誤國再交天地復何辰

半舫閒居

劉榮嗣

高樓秋氣正蕭森罷酒憑欄偶眺吟何處短簫吹暮雨有
人孤策倚荒林癖如米芾差存石懶似嵇康並廢琴蚤已
投閒吾計得入山何必更求深

復河行

邑人
聶明璉貢生

滏水發源自鷹山滌洞包絡趙與燕未識何年經禹鑿至

今涯岸無崩簷昔與濁漳限南北十年轉徙合爲一斗大
孤城據上游洋洋三輔稱巖邑江南水雲聊得似北地風
沙永無跡時見小池搖白羽未聞長鞭驅采石去去回回
若有情青鳥叶吉指來龍共道人文協地脉布衣往往凌
公卿自從過塞幾多年井底揚塵樹生烟多病馬卿渴欲
死鯨魚馮驩缺空彈關中夫子須臾至日坐明堂課多士
時擁青氈滌水頭擊楫中流悲往事爲余掃却九陌塵誰
道河清不可俟噓枯潤朽此功德四野欣欣有喜色縱令
洗耳竟可投未擬焦頭爲上客

淮陽軍中寄故鄉友人

路振飛

萬里烟塵合，憑高試遠臨。
金天肅戰壘，鐵騎鎖城陰。
雨落旄頭暗，風彫魚麗深。
櫓槍妖氣滿，葦葦野雲侵。
路絕人歸保，村空燕入林。
冰霜艱國步，日月誓臣心。
一綫乘孤障，千軍俯碧濤。
似聞淮水咽，腸斷北來音。

過零丁洋弔文信國

路振飛

砥節忠貞無二門，昭垂青簡信公尊。
朔天風起陣雲黑，瀚海波沉白日昏。
一死國家知順逆，千秋臣子識彝倫。
零丁洋裡潮聲壯，猶是英英正氣存。

曲周劉孟孚書樓

永年
申涵光
貢生

冷落尚書履蕭森處士居地憐羣盜按人似六朝餘瓦硯
來冰井牙籤半石渠醉眠驚夜柝霜月小堂虛

滄橋卽事

劉逢源

橋下山光流不去沿溪看竹過隣家牆頭積雨生幽草溪
畔迺風聚落花筆硯芸窓書舊句旗槍瓦鼎潑新茶睡餘
閒拉西溪叟箕踞長林看晚霞

壬辰大水

劉逢源

驚濤拍岸蹴瓜城木黍千家望盡傾曲巷青苔餘鳥跡通

衝白浪接舟行雲連遠樹埋山色石激溪流戰水聲村落
蕭條烟火絕何時負杖閱岩耕

韓烈婦

事見列女

王體健

漁陽甲馬幽州兒東向關門隨貳師天子數下軍中詔將
軍醉臥甃甃笑平時紀律幾曾聞此日遺憂在廊廟人傳
鼙鼓塞垣入士卒已指鈴閣叫日章子婦韓鐸妻一旦生
縛馬上啼飛光神慘沙塵暗水腹寒侵草樹低初望能歸
尚一可歸旣不能須殺我常山今爾屬蛾眉霜刃斜飛僵
道左腦血相看交迸流孤魂應逐秦雲秋丈夫空有網常

黃汗簡何人紀觸讎

城中前溪四時曲

王體健

水際俯城陰春風忽在樹遙憐高下鳥傍晚歸何處

其二

門前鷗鷺群水面大於掌坐覺清風生微茫動遠想

其三

爽氣集空明穀文來近遠溪翁俗事無澤畔行吟返

其四

一片寒氷合凝雲似不流橫空鳴雁過併起作團愁

重九夜坐

邑人 趙永吉 舉人

雨霽疎星淡風微畫角長
筆床清印月茶竈冷含霜
送酒時何暮群芳晚自香
笙簫莫漫倚鳴雁過寒塘

弔路皓月先生

邑人 劉佑 知州

夢魂久不到園林豈意雙魚卽
訃音一代孤忠隨碧草千
秋熱血灑青岑星驚櫪馬當年事
龍臥荒原此日心蹈海
祇期完素志松楸應已愧華簪

九日同劉津逮夜集南園分韻

劉佑

天空雁冷菊初黃有約尋詩過草堂
邱壑喜能增韻事琴

尊應不負秋光風吹短髮紛如雪月下疎簾皎似霜醉憶
滄陽河畔柳藍鬢清夢鎖漁床

賊程鳳據城叛余投水獲免九死一生從幕府贊畫
克復饒郡悲慨交集感而有作

邑人

王澤洪

知府

鼓角驚魂定生歸亦偶然妖雲消白晝止水憶寒泉兵氣
荒城暮歡聲藜杖傳慙慙諸父老瀕死幾人全

城樓晚眺

邑人

王

鄰

知州

登眺倚層雲秋聲十里聞烟從魚鼈合風逐雁行分野樹
凝寒色高樓駐夕曛歸來邀菊飲滿座靄清芬

夏日問津園卽事

王鄰

褰襪喜無逐熱來披襟散髮日悠哉
匡時恨少文中策失路徒傾阮籍杯
近約鷗群爲靜友間登雉堞作高臺
澄潭更有怡情處倚杖沿溪日幾廻

南中歸抵舍作

邑人路澤農

不意飄零久揚帆入故園
一身隨落葉萬事此驚魂
霜逼叢臺冷風翻滄水昏
舊交憐聚首嘆息幾人存

弔錢雪莊先生墓

邑人王卽知府

一坏黃土蓋人英老淚心喪逐緒生
函丈已無雪下久挑

燈猶憶夜深明蒼茫落日愁中色蕭索白楊雨後聲最是
侯芭無限意不堪衰草對秋耕

九日登藏經閣

邑人 秦璟 進士

城隅高酌共莧杯山色啣蒼入夜來衰柳環堤穿雁陣重
垣夾水峙禪臺樓頭霜淺鐘初定籬畔秋深菊正開百尺
憑欄時一眺上方疑近白雲隈

陳節婦

澤州 衛蕃 教諭

至性由來壺內傳此身艱苦倍龍麟生逢九阨難堪地義
著千秋欲補天飲蘖已追前志古丸熊猶繼昔人賢明時

自有方生誼解入丹青女史篇

秋雨河溢

巴人

王涵煇

同知

狂波一氣蕩千村陰壑連朝帶雨渾無地尋花空對酒有
秋極目已銷魂西風冷落時何暮歲事蕭條計轉屯聞道
瀧江同寂寞故人忘却語黃昏

其二

空誦河渠賈讓書望洋潦倒意何居
竭來秋爽宜清夢未必秋思付太虛
龍伯有懷饒自嘆馮夷多事更誰如
請君試覓南華解蛙井中央慮亦疎

題李忠愍祠

烏程
吳穀知府

謾道籌盟計盡非危城誰爲解重圍丹心終望廻龍馭碧
血空憐染御衣南渡公卿應有愧北行魂魄定同歸欲尋
舊宅知何處寂寂荒村對落暉

前題次韻

王雯

防秋鐵甲事全非雲暗孤城大合圍黃屋無家悲紫塞白
虹有血灑青衣吳山恨結虞淵返蜀魄冤啼望帝歸故里
空餘一片石蕭條落日下殘暉

鄧閬堡杏花

陸拱辰

暖鶯啼繡谷春色問如何樹樹含風轉枝枝着露拖雲空
看野近村僻得花多欲解金貂醉薰人意已醅

其二

彷彿桃源路壺觴近可携數株沾酒斃一派倚雲低活色
龍衫袖輕烟逐馬蹄傾盃饒素賞沙外迥成蹊

擬張茂先勵志詩卽用其韵呈毓英院長王友仲先
生兼柬同學諸子

勞宗發

緬彼哲人用戒浮游學以年進意與歲周物候感心值此
高秋亭臯葉脫大火西流

其二

秋士有懷日變月化念彼草木苑枯代謝結志青雲邇思
元夜不朽惟三勉旃勿舍

其三

曰任百鈞勿勝一羽力之不用匪不克舉譬若祭川河海
有緒俛焉孳孳毋徇規矩

其四

民生在勤所其無逸分寸惜陰夜以繼日若植嘉樹倚桐
梓添爰栽爰培爰膏其質

其五

乃取斧斲爰入山林修我矰繳于以從禽百工利器勿事
歸心涵泳聖涯以極幽深

其六

洋洋聖謨富貴浮雲約以守禮富以多文農不咎歲菑畚
是勤士不求名樂道彌殷

其七

淵之劍光薄太清霧隱之豹潛藏杳冥無以居有虛以
處盈鼓鐘於宮煌煌厥聲

其八

江河雖大涓涓所起一簣功
虧慎終如始提要鉤元學
肌分理學海汪洋不可計里

其九

末學支離君子本仁活水有源
衡物有鈞顯藏一致富有
口新德崇業廣是謂成人

滄溪曲

勞宗發

鬱環水過抱城周澹寫輕澗碧
玉流煞好東風楊柳醉
深一路響啼鴈

其二

桑柘中間露氣濃
長堤拍拍水朝東
烟從紅杏村邊澹
路入垂楊陌上通

其三

一溪溪水泛桃花
小蹙魚鱗印晚霞
莫遣輕舸容易逝
酒旗風颭有人家

其四

茸茸菜甲布青塵
溪畔勻敷綠幾層
最愛一篙新水湛
柳陰春暖鯨魚層

平恩懷古

秦鑄

驅馬出東門蕭蕭秋欲老
斷岸折驚沙寒雲疾飛鳥
云是古平恩當年佳氣繞
豈無甲第開蒼茫空宿草
懷古涕沾裳感舊悲如掃
何以百年人龍戰猶驚擾
呼酒問西風天光接浩渺
寫意攬高景清霜一掬小

七夕雨中送客

秦鑄

雨裡驪歌意未勝
星橋雲氣卷層層
滿天涼露樽前酒
一穗新秋案上燈
織女絲添銀鑰瀾
親朝鞭贈玉壺冰
辛勤滄岸潺湲水
尺素何時雙鯉憑

淄川李公墓

邑人
冀
騏
振
良

一垤漳河岸
萋萋春草多
風雲埋劍履
歲月老烟蘿
舊蹟迷荒隴
豐碑沒斷莎
神功如可逝
落日聽樵歌

初秋滄岸郊行

王今遠

窮覽眺四野
平楚新秋生
青蓓被疇壠
墟落縱以橫
早涼葛衣單
微陰曉露澄
長河明一線
出沒迥孤城
風清游雲薄
林密亂蟬鳴
立馬東原上
烟翠繞堤晴
翳翳遠人村
遙送飯牛聲
蕭然武陵道
飭駕從茲行

和勞公擬張茂先勵志詩
卽用原韵呈毓英院長

示同學諸子

王今遠

翳惟上古睢盱居遊哲人有作正謀式用周志窮徂夏心恒
廩秋曜靈屢餞颺輪條流

其二

其流伊何心與物化豈無良材則必榮則謝情亦勞止思以
中夜毋以坐馳靈臺是舍

其三

歟賦不移沉鱗浮羽繫我人斯而邪能舉惟鑑有光縣則
有緒以理以磨以納於矩

其四

先民是程不遑暇逸毋耗而精景光並日譬是經涂悴於
沮漆譬榎與楠蘊崇厥質

其五

厥質之崇鬱葱其林榮柯蔽芾亦集鳴禽敷華落實植幹
因心以勤則獲無謂遙深

其六

鳳凰飛矣足亂浮雲元豹眠矣霧隱潛文若時播種歲事
之勤於以刈獲終畝之殷

其七

載負之塗弗澣以清誰云昭昭逝異冥冥曰虛以受損乃
於盈君子鑒止闕耀韜聲

其八

我聞在昔事有攸起相彼千霄萌蘖所始資此夙知緬從
淵理足下之行可以千里

其九

肅肅顯命大生維仁若彼爐鞴彙篇洪鈞叩景荅響窮奧
知新尊學尚矣式德由人

李忠愍公

王今遠

良嶽山頭煙焰起金戈驟渡黃河水斫營猛將夜奔亡紛
紛六甲神兵死降旗插雉嘆公卿青衣下殿悲天子百年
養士竟何如嗟誰爲作中流砥噴血曾傳李侍郎慨捐七
尺郊壇裏丈夫謀國不謀身讀書求志良有以

南向拜君北軍親忠孝生平畢

於此英雄埋骨未埋丹一詩衣帶傳青史或謂先生贊此
行空傷盡節終奚裨嘻吁時勢劇艱難不出猶然坐待耳
濟險難憑天地心扶危或藉綱常理臣功臣罪兩無關灑

血捐身輕似屣萬古罡風莽不歸長虹白日差堪擬神靈
疑載兩旗遊冬青淚盡心何已一杯吾欲薦溪毛彷彿招
魂來故里

題忠愍故里碑

王今遠

斷碣悲殘照遺文想靖康風塵霾日月天地蝕冰霜國變
臣心在魂依塞草長空留一片石欲讀已沾裳

寺頭旅邸寄里中諸子

王今遠

野店荒荒戶獨扃旋鋪草薦坐疎櫺流光瀉水堦數月破
壁吹寒隙逗星雞柵聲啼午夜曉柴窓人倚一燈青宵來

清夢愁多少不是楊華載酒

鄭閭堡杏花

王 貢 貢生

遲日春光好尋芳坐野沙
小紅千頃艷疊翠一溪斜
幹引銅坑古枝疑露井誇
何當席帽客沉醉足生涯

秋日射圃亭池上

王 貢

柳葉蘆花霜意稠朝來雲物爽
高秋老在心似寒灰火閒
處身如不繫舟野擴雲迴風力倦
池平水帶月光流蟲聲
面面幽思切入耳新添兩鬢愁

狐突祠

王 貢

荒村逼仄路西東
香火蕭蕭斗室中
多少鄉人勤祀禱
爭知無二教臣忠

其二

太傅祠邊落日晴
思今懷古一時生
可憐十九年歸後
河水猶勞投璧盟

尊經閣追懷惠先生

王堦

風度元公憶往賢
斜陽衰草一凄然
天清蘆荻愁朝雨
秋老池塘鎖暮烟
尚有遺徽傳絳帳
空餘故蹟吊青氈
荒祠敗址憑誰問
儼酌寒香瀆酒泉

題中丞路公傳後

王壘

彷彿英靈尚在茲，生芻還繫哲人思。
千秋氣已凌三島，百戰神猶載兩旗。
風雨東來空悵望，松楸南向總迷離。
至今嗚咽淮頭水，白馬江濤一樣悲。

謁韓文公祠

上虞 陳大霖 貢生

念我昌黎伯，文章曠古奇。
丹誠衡嶽感，情爽鱷魚知。
舊史披高燭，荒村拜野祠。
衣冠仰上肅，百世允堪師。

早春東郊

邑人 王 資 貢生

早日城東路，巾車破曉春。
沙恬風定野，烟暖樹依人。
花塢

開痕小青疇寫翠新更將澄望眼淺水湛波鱗

丁卯夏五校閱縣志於書院卽事 王 資

花影翩翩掠短墻流雲無意轉勾將芸籤醉墨連朝靜
几酣書積日忙晚篝餘曛垂露脚閒消清晝煮茶槍一編
手欲摩挲就試借青藜入夜光

論曰文章經國大業昔人嘗言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非細故也其大者紀載功德被金石而傳歌詠而次亦抒
寫性靈陶鎔風化要使藻足以敷骨而采足以振體菁英
揚厲亦用是覘其人焉我曲於春秋爲晉地疆以戎索非

文治區然韓宣叔向諸侯之良也公行公路之刺俗之流
失顧豈其端爾哉採錄所有有關志乘者備而存之過此
以往或將貢之太史氏

曲周縣志卷之十九

湖南寧鄉周治輅木軒甫著

窩兒麩賦

乾坤定位水陸呈奇金船銀甕玉粒瓊脂福斂而珍饈畢
具峙豐而菽麥華滋秬則一稔米粳粳則五里香吹水晶
調浸雲子軟炊精之而愈昭其粲屑之而不厭其靡遂彰
工巧各獻土宜稽平恩之舊貢號厥麩曰窩兒例當備物
謹并陳辭夫五月麩成重羅麩細槐葉厨新榆皮香劑麩
部列司農之班麥田藏內府之誌熬煎有蜜餵餌同佳肥
健稱羊葡萄可置煮爲麩臠則增滑美之光糅以菰藻則

洽芬芳之味月兒羹備兼獎錦書春令饊成并供朝事他
如汁漉萊菔而毒可除皮礮枕榔而餅實類瀘泉調葛之
精磨屑取蒹之利鑊則以一而減盛名脫則以三而徵酷
嗜磨之而輕便轉身給之而乾先作糝豸不一端事皆可
記爾乃專稱溢曲雅攬窩名屑先飛玉絲忽纒銀牽聯不
斷往復交縈侵鬢邊之雪片印指上之羅紋團結蜘蛛之
網縑抽鸞繭之盆捲得蝦鬚氣隱天香之碧挽來螺髻色
殊佛首之青斑分豹點炳疊虎文絺宜刺繡緝妙緘滕豈
拈藕斷之連盤旋如意似摘藤藏之曲周折自成及夫附

諸水火佐以湯羹蘭蘇薪豔芍藥醬烹數筋釵圓金匙滑溜一盂線結玉豆馨凝繞千迴之素練多九折之香旂尙覺如錢疊水漫疑散粥爲飭然而遞傳有日始作何人名爲邑產實類家珍畫鵠難成便如寶玩繡鴛專美不渡金針弓冶之心隨手應箕裘之官妙神行水挹滄漳之潤星承畢昴之臨豐取酈封之產潔伸河曲之忱近極尋常於菽粟遠昭精白於

朝廷多不同甸服之輸米旨畧比野人之獻芹物價頽而垂憐膏血民情達而並耀寵靈列在瓊筵如見十千之耦陳詩

寶鼎欣嘗三百之困賦惟上錯食不厭精則撿點厥包逢
登光祿敬恭微意亦入

紫宸未啖紅綾幸增掌膳調元之味何需丹篆姑效摩空作賦
之聲

留養局碑記

聖天子軫念窮黎設立養濟院額內額外孤貧按月開帑散給
恩至渥也

各上憲礮體

皇仁復令各州縣於每年隆冬至春融收養本地孤貧及行旅

貧病爲留養局遂使宇內無一夫失所之嘆真太平盛事
哉第每年捐給終非永圖 輅 奉

簡命蒞任曲周有北鄉第四疇鄉保稟請已毀三教堂地貳拾
畝豈分零無所歸着隨通詳請助留養幸蒙批准復恐微
資難以廣濟首倡捐銀壹百兩所屬典史鹽當各商及有
力紳衿書役各輸銀兩共計肆百陸拾叁兩柒分買地壹
頃貳拾肆畝玖分零連故三教堂地共壹頃肆拾伍畝壹
分令鄉保舉殷實農民佃種每年按照紅簿完納正供外
每畝不論豐歉以盈補絀徵銀叁錢共肆拾叁兩伍錢叁

分以爲留養米糧柴薪諸費不足再行酌捐通詳在案隨
奉

大憲批令將坐落四至弓口勒石并造四柱清冊進次交代
以垂永久謹復捐俸購石詳悉刻誌新後賢令咸留意焉
地畝坐落村莊開後

北鄉北辛莊地十二畝一分五釐

東鄉套裡村地二段共二十六畝五分五釐六毫六絲

相公莊地二段共五十八畝八分五釐九毫四絲

苦水堡地三段共二十七畝四分一釐二毫五絲通共

地一頃二十四畝九分七釐八毫五絲共價銀四百五十七兩六錢二分

第四疇故三教堂地四段共二十畝一分四釐八毫

外續買地基一段坐落東街南北小街東西括四丈六尺三括同南北長二十七丈修建男女兩局磚瓦房各三間墻垣門額俱全并刻碑共銀一百四十七兩八錢六分零內有前捐剩銀五兩四錢五分紳衿續捐銀二十五兩九錢三分餘續捐備訖

留養局碑成有作

熒熒形影度窮年煖氣難賒雪裏天益廩活人懶富舍儲
糧續命學劉田羈栖旅客逢歸路補綴村民晚爨烟歲月
迭經湮沒易聊鐫片石記初蠲

曲安四詠

曲地土多而水少予南人與水習故於水鍾情乃適
歷四鄉多終日不見水而城裏城外或稱海或稱浦
味不必同而水則咸似殊不類各村公餘偶寄此四
就景之近水者撰四題爲四調與士民歌詠用誌
樂之意云

城沼海潮

城沼水淵淵晴鏡涵天滄溟數點色清漣應有鯤鵬從此
化運徙三千分潤異瀛仙別具風烟飛霜積雪未熬煎
味苦令來逢李錫好變甘泉

浪淘沙

橋流檣影

橋下水流行南北舟橫風帆落處幾烟生
傍岸空檣常倒影屆破空明
何處棹歌聲浪靜波平洞庭八百濯天清
分得微溪光一線聊與鷗盟

浪淘沙

月明滄水

千里月明同河繞城東微雲點染絕長空穆穆金波雙對
照上下寒宮 燈號水晶籠一鑑懸銅此間光徹更昭融
只有雪霜添潔白幽隱咸通

浪淘沙

柳蔭河隄

兩岸夾河深隄柳垂陰春來綠葉密於林別有鶯梭相對
擲惠我佳音 一水漫相侵如帶如襟漁舟維繫素波心
網得鮮鱗供暇酌無負登臨

浪淘沙

城沼海潮

以下
七律

滄海分來數片濤
風澄如鏡映青霄
迴風不致三山宅
貯

月猶多五石瓢。雉堞高懸常側影。漁舟佛僧擬衝鷗。波
有禁仍留味。藏得天池厥貢璫。

橋流檣影

疊石成橋一水流。半鄉半市好停舟。掛來月色帆新落。牽
去風聲纜暫收。許帶寐言藏碩澗。慣從委曲表愚溝。通津
別有滄溟處。影落微溪漫苦留。

月明滄水

滓穢休教點太清。澄輝滿注曲溪明。窟中蟾躍搖銀浪。橋
畔鼉遊抱水精。圓鏡一雙秋正朔。方諸三五夜來盈。船頭

酌罷乘涼臥快送鐘樓報曉聲

柳蔭河隄

漫羨蘇公萬樹隄枝柯交蔭綠萋萋暮烟接水車塵遠朝
霧成雲鳥路迷穀地浪來分柳巷蔬圃才清變花溪長風
逐暑涼誰弄民屬無懷舊取携

留養局續記

又續買庄基一段坐落東街道北南括四丈六尺伍寸北括四丈九尺長十二丈九尺東瓦房三間西瓦房三間東耳房一間西耳房一間共磚瓦房八間泥平房二間共價銀五十二兩係東橋鎮李萬鑑等於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捐輸置買契約存卷